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五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棨 訂

高

西焯  
于岱

正

庚戌洪武三年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  
上親祭之 王泗州所贈人

上以王保保、賀宗哲等爲西北患，其東北諸胡從元主  
遠去未復，乃以達爲大將軍，馮勝爲右將軍，帥師自潼  
關出西安以搗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率兵由北平  
經萬全出野狐嶺，兵至興和，臨行，帝問諸將曰：元主遲  
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

不取元主  
而取保保  
老成石畫  
野臣莫及

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帝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搆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叅政

二月王禕教大本堂

上初下金華徵禕至軍中，嘗中書省省樣，甚見親信。授江南提舉儒學司校理，又除禮部侍郎，出爲南康府同知。左遷漳州府通判，至是召還，召對便殿，必賜坐，從容燕飲，非仁義不陳，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不告。上甚重之。

漢北之師  
未愜遠遺  
之坂未一  
屢賜租  
其稅安  
之朝用度  
無節加之  
無已者何  
如

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州，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大同守將江興光克武州朔州。○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七郡今年稅糧。其徽州廬州金華廣信池州嚴州衢州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給供亦爲煩勞，稅糧亦與蠲免。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天地至尊，故周其始，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祭朝日；秋分陰氣回長，祭夕月。各設壇場，專祭朝日壇，築于城東門外；夕月壇，築于城西門外。星辰則附祭于月壇。上從之。

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國王圖其山川及摹錄碑碣圖籍以獻。

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僭崖等處。上曰：前代謂僭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豈宜以有罪居之耶？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翌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如是，况人。

聖主以孝  
治天下推  
誠人情無  
所不燭

周禮龍政  
十一日  
安富者  
安則貧者  
亦得其所  
矣破稅戶  
人才亦擇  
而行後世  
右富左介

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尊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穀以備邊儲。二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省參酌行之。○上以元時富民多豪強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詔召來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上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廼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

固爲不肖  
若不問非  
恐過培而  
摧折之恐  
非先王安  
富之意也

慈利土酋  
叛

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  
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  
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  
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  
等侍左右。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禕  
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  
爲治而不知爲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教弟子。恩  
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湖廣慈利土酋。單屋  
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  
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

明見遠慮

老成持重

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授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璟。進兵攻覃屋寨，賊衆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府江水一面僅有路，縱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遁入山，璟遂以兵逼覃屋，乃遣人詐降，璟不信，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久之計，遣使來請軍餉。上降勅讓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旣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



爾之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叅政戴德，以兵從爾。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民人，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併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璟懼，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四月，冊封諸皇子爲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棟爲秦王，第三子橐爲晉王，

第四子棟爲燕王，第五子橐爲周王，第六子植爲成王，

大公而  
以至慎

第七子禔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愔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高汝拭曰：漢高帝既爲天子，大封同姓，枝大於幹，馴致七國之變。然中興之業，卒賴後裔，唐之興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師惟食祿而已。國家緩急無所係焉。降而至宋，宗室之封，必自遙授小官，漸進侯王，除拜之煩，蓋無虛日。其邸第散處兩京，故有南西北外班之分。歷年既久，僅同民庶，後遭金虜之患，無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不得其制也。我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輔，諸子自勝衣以上，皆册立爲王，其國皆處要衝之地，制度儀從不侈不儉，使吏治其國而納貢稅焉，上無所與，下無所擾。聖子神孫通天下真萬世之良規也。○高皇帝舉建藩國後，至二十四王，而是年天下惟吳越間以其膏腴闡廣，滇棘以其險遠，不建良有深意。唐制諸王食也不過一千戶，乃漢一小侯也。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

獨加至五千戶。可謂侈矣。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  
干擬王紫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

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

後十日。以騎射書筭律五事試之。  
高汝試曰。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

定條例。自十七年始。試文尚循舊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前止錄姓名。鄉貫。試錄式。自二十四年始定。

上召群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

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汴梁亦宋

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

漢魏唐宋所以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

通雅有  
卷九

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官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濠州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爲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終韋于劉基之議而止。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相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率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淇。

孫興祖死

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王公以下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于五郎口左丞相胡德濟以失利械送京師上勅曰德濟固是慢功然前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進封燕山侯塑像祭于功臣廟

劉基嘗言于上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

堯如基  
之言。

元順帝祖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子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汀、朶兒只八刺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叭喇及后妃諸王并玉璽、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斝、玉斧。元太子愛猷識剌達獵，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

成行城外  
可謂彈矣

孫虎死難

取鳳州汚  
州所屬

洞隱微處  
之泥典

章伯蒼兒獲馬駝無美大軍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  
揮孫虎率兵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買驪戰死之事聞追  
封樂安郡伯○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  
李叅政等二十餘人遣傅友德爲前鋒自秦州南出一  
百八渡克畧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汧州又令指揮金  
興祖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收取漢中守將  
劉思忠知院劉慶祥迎降遂克之留龍興祖鎮守其地  
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  
各異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  
妻給祿養之

以蒙古學士危素自北平至京詔賜新製衣冠以爲侍講學士旋謫居和州

僧誤素與  
素何爲爲  
其所憐此  
際定見定  
寧蒙傑自  
能分明

素撫州金谿人字太朴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暉少同學元末素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暉爲待制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感輸告身素與暉約死于難暉從人張午勸暉勿死暉不聽竟投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樟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年六十八矣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窸窣徹殿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問文天祥耳素惶懼頭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論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旣忤旨以論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命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

設義塚禁  
火葬



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立爲義塚。敢有  
狗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徂于  
朔俗。或焚而投骨于水中。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  
敗俗。莫此爲甚。上曰。此王道之言。自是王師所臨。

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至是  
下令。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史吳祿曰。掩骼埋胔。王政所貴。文王澤及枯骨。江漢  
諸侯。歸者二十國。然其設義塚。禁水火葬。是即西伯  
之仁也。然此焚禁之而不能盡革者何。蓋所葬者。非  
吾父母。即吾子弟。豈忍以至厥尸裝付壙中哉。蓋力  
不能得地。又無所以安厝。不得已而付之水火耳。嘗  
觀富貴之家。與貧宗同墳墓。爲傷風水。不許壘埋。致  
令火葬者。往往皆是。嗟嗟。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  
死。其罪業更爲可恨。昔高皇帝初建皇陵。量度界  
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帝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鄉里。不必外徙。至今在陵

漢者春秋聽民出入無禁于此見帝王慈愛德澤之周此子孫千億宜君宜王也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于武夫至是詔太學及

郡學諸生習射

高汝栢曰射以觀德然嘗試觀之貫血囊而射天駘

繡葛而射王惡其愈已也師亦射焉欲奪其位也兄

亦射焉若此之射又何德之觀耶孔子曰射有似

乎君子如鄉射大射之類所以觀德也射有似

射天射王之類所以濟惡也故元人禁天下持弓矢

以小人嫉射也本朝立射圃于學宮以君子待射也

戶部奏蘇州遺稅三十餘萬請諭守臣罪上曰蘇州

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

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

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

殿免通而  
刑無不饒  
今將擇能  
大急而卒  
無救于空  
遂何哉

定興海河  
濟神

聘用

誠無不格

悉之孝子

濟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改正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  
之神○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日四鼓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案席露坐晝暴于日  
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檣進農家  
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  
曰卿關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  
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毀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  
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

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  
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  
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悍恣橫者，及其成功之  
後，卽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  
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  
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李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  
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  
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  
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高祖延禮  
英雄不問  
其知而于  
節持加  
之真培統  
派尚多少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上嘗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編修蔡玄等，徃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朝祀，并具圖以聞。○鳳翔府寶鷄縣進瑞麥。

上嘗與侍講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湯連真加爲江南總攝使，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請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壓之。又故聖宗項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上聞嘆息久之，謂素曰：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旣乘其弱。

聖祖既酌  
射禮本于  
成周怕文  
兼備

并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卽命北平守將吳勉  
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旣送至命有司厝于涼  
城之南至是紹興以永 穆陵園來獻遂勅葬于故陵  
遣使特詔諭 蒙衛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瓜哇長吾兒等  
國○行大射禮定射鵠有十并設司正官掌驗射者品  
級尊卑人力強弱而揭其中否則書于筭命兵部工部  
等官職之○能中書汪廣洋退居高郵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親祀地祇于方上

鹽從之

上祀地祇畢時有老者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帝皇帝  
梅梢在此上驚曰微汝自號幾忘汝 癸卯日召見

賞賚不貲。梅梢者，操舟爲業。上與陳氏慶，鄱陽流矢相及。梅梢急撤御座得免。上深德之，登寶極賞功，徵勞必錄，獨忘梅梢。梢老病居家，目已失明，至是乃蒙恩賞焉。故蒙古四大王，寇大同，衛桂享擊走之。

詔建諸王府。秦、陝、西、臺治晉，太原、新城、燕、元、舊內殿。楚、武昌、天竹寺、基、齊、青、州、益都、縣治、潭、潭州、玄妙觀、基、坊、江、獨、秀、峯前，以明年次第督之。

定朝日燕享舞樂之類。

監察御史袁凱奏請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每于諸將朔望早朝後，咸赴都堂聽講經史。上從之。命省臺延聘。

儒士于午門審直與諸將說書

宋齊而後  
國治未有  
不能齊宗  
而能治國  
者况平天  
下乎聖至  
見及此古  
人治閭門  
漸若朝廷  
是第一件  
事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官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  
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人官中攝持  
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喪亂禮法蕩然以  
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  
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卽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  
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  
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官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  
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官不請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  
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



罪亦如之。官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官中。以其  
證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  
故亦不得入官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  
親王后妃官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于外臣請  
謁寺觀燒香，穰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詔天下守令  
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

七月，僞夏將吳友仁率衆寇漢中，守將金興祖、張胤出  
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祖而中流矢。  
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  
萬，興祖等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請援兵。

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與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擣石，敵兵多損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卽率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下令軍中入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禮。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脩，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今古，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于是各該有司舉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亮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與曾魯、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凡升

西初未述  
黃曆此即  
黃曆之類

降儀節制度名數。緘悉具備。書凡十五卷。○詔禁民俗  
侈。○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  
民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各部。帖給於  
民。令有司點押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  
斬。○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骸。由于平戰遺骸  
遍野故命瘞之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上聞訃。追封蕪國公。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  
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冊令百  
官具朝服進。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  
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

不恐服侍  
感德之事  
恐至長遠  
矣

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前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恐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為編修。○以劉基為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學陶凱為禮部尚書。○大將軍達帥諸

將南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倚鎮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秃千于是河州以西甘肅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上以中國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楊憲時爲左丞恃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新陷大臣放肆爲姦上命按治之憲伏誅

從信錄載憲入中書欲盡一省中事凡舊史一切罷出更用所親因欲恃權乃剗爲一統山河花押示條吏以觀從違翰林編修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卽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宗上覽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得實憲與炳

旨伏

詩

詔敕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詳譯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

上代教諭  
前代又  
謂論大家  
何據德教  
也

九月，廣西行省叅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首覃垕。初，楊璟攻垕，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爲寇，故命德興討之。是月，兵至慈利，覃垕遁。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臨江。

武成告郊  
廟  
大封功臣

其建其傳  
室正大公

上車駕出勞于江上。明日文忠上平沙漠表獻俘。上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謚曰順帝而封其子買的里叭喇爲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上以武成告於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言。今定封行賞。非出已私。昔做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英並起。當時有心于建功立業。

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所。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熙同里閭。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都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向。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



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爲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勿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卽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正。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感頓首悅服。遂班爵。

行賞封公者六人。宜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疋。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四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

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管陽侯。賈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楨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滎陽侯。康鐸封蕪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暹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鐵券。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之數。字嵌之金。上初欲製券。而未有定。台州民銀乞一

大宴功臣

者吳廷忠肅王之裔家蘇唐昭宗所賜鐵遂取以爲  
集而損益之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刻而爲一、一頒功  
臣一恭內府有故  
則取台之以取信

大宴功臣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

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  
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  
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  
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  
明者當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  
慮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  
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

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  
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  
語。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  
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策。出師征討。問  
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陛下  
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並  
起。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  
以來。觀群雄所爲。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  
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黠賊  
者。喜於戰鬪。茲茲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

聖祖先有  
成筭于賢  
中故著者  
摠布若者  
應于先後  
次第一毫  
不差滿盤  
皆廢局矣

誠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忌。朕獨無所恃。恃其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城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旣除。兵力有

徐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  
 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  
 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服。且朕親  
 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  
 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  
 一隅。非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  
 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  
 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  
 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  
 勢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

文經武緯  
相濟爲用  
武而不文  
是一粗鄙  
之天也

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功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

開千古之  
迷指愚氓



之賢者  
漢武昭無  
是古以論  
之

德合靈氣  
若以中和  
存元湯足  
不朽是  
散

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  
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  
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  
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  
住於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  
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  
無此理當痛絕之○祭戰沒功臣上思天下大定諸  
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祀  
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群臣莫不感動又設壇  
祭戰沒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追封故功臣馮國用

鄂國公俞通海、統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熙、再成、泗國公。○封汪廣洋爲忠勤伯、劉基爲誠意伯。○汪興祖爲東勝侯。旣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仍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實封。興祖廬州巢縣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升、王溥等，並食中書平章祿。不若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

功過不掩  
生沒皆安

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肝胎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官，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勿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

漢唐

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李善長等兼職，庶于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官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時僞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

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  
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  
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  
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  
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諸將陛辭上密諭傅友德  
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  
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趨階文  
門戶旣窺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  
受命

十二月始祭元祀鬼神。上以興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依，命議禮祭祀之。

上以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盡言得失。

戶部奏請定淮、浙、山東中鹽之例。

立禮法  
以科舉士

辛亥，洪武四年正月，定設科取士，以三年一舉著爲定制。罷各行省，連試三年之制。○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以右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叅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

上製玉圖書，以螭龍爲紐。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朝廷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錄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爲。百姓爲之。謠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電。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陛下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敢不精白。領承聖意。

上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

進士已有  
常供復以  
甚寒加給  
衣襖聖  
祖留心邊  
閫如此

親故東士  
始此

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  
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  
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  
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  
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臬國公。○親策試進士于奉  
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樞  
州金谿人令進士擇禍行釋菜禮。○周德興率指揮胡  
海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奪單屋温陽關。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塞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畝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

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得利鹿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上御東閣方免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高來奏事。上見之遂召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出閣始命寧等入見。

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淮。

四月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

隋州文

汪興祖死

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東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延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樞密飛天

張益兵爲固守，詎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於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漢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環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漢口。○傳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

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而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僞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拔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心恟恟，一戰可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兵大敗。遂拔漢川，擒其招討黃龍萬三、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

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上聞之，恐其遲，遣綬事適傅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於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而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廖永忠聞命，遂帥所部衆，先次舊夔府，僞平章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隊，前軍旣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

殺溺死者甚衆。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更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軍士身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

發火砲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  
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  
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  
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  
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懸望。風  
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  
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至此。縱往成都。不  
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  
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  
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

將臣和表  
故成功

克成都

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脚壁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傅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率衆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



者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慶遂執吳友仁蜀地悉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銜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特銜乘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善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氣樂以宣和不敬不

和平廣大  
四字得作  
樂之精理

事紀類左  
恁似淡句  
姚然觀值  
溫和丰所  
翅繪泉石

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辭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愒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佻俗諠說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諫字。答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默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爲太常卿。律郎。却廟樂章。多所裁定。諫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貪不能自存。求濟于諫。諫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公許之。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迷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諫。因併逮。將至。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諫且飲。且以足掃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懼。引法傳錄。卷五。高皇帝。二。

則其人固  
有仙風道  
骨者也天  
地之大何  
不有焉

日次無然吾輩皆生及死矣謀日無害汝但以鏡至  
御前至御前上問之祿于中應如響上曰  
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謀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  
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  
四方謝之竟不能得

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

闕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無繼嗣議立廟于

大廟之東上以稽諸典禮古無其義命有司卽王所

居州鄉立廟設祠祭畧每歲春秋奉祭○遼陽劉益旣

來降授官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暉共謀殺益其右丞

張良佐左丞房嵩擒彥暉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

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

可與狀長  
吳江陰  
步平常州  
十月  
因事直諫

之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高具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上以立與良佐嵩俱爲遼東指揮旣而本衛又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乞益兵爲備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爲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於是乃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頭兵金州招降故元叅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送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

八月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荅上言以爲雪

真大臣也  
止言逆禍

多之

試逐直至

永樂靖世

而除

天下百不

獨之衰

固在所

之何如耳

聖祖不但

制飲如神

即收一馬

強而乘之

固自有法

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

書竹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

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蜀明昇降獻羅

尾養龍院良馬十疋其一色正白身長十一尺首高九

尺足高三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餘貫膚

終腹至尾間而止振鬣一鳴萬馬辟易耕勒不可近近

則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異物必有神以司之

親攬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馬祖然後命典牧副使囊

沙四百斤麗之跨囊上使游行苑中久久性柔至是行

月夕禮于清冷山壇上乘之以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

○元朝貢

○金葉

○大尊中

○一至

○平雲龍院

○可祿寺

○徒

驚賜名飛越峯復命御馬監直長馬者繪其形以藏之  
○南番暹羅國王叅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  
齊國王哈喇禮入刺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  
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管于牙頭夜分精兵襲  
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駢馬復至上都大  
石崖攻克劉學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于高州武平虜  
衆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軍以北招諭故元惠  
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昇太尉蠻子  
等并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

字團牌二皆送京師。上喜，賜伯都木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邊陽患。上遣黃傳齋諭焉，傳至金山，哈出拘留不遣。○徐達駐師北平，以沙漠旣平，徙北平山後之民，散處衛府，藉爲軍者，給禾糧爲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奉往操練軍士。其太原、蔚、朔、太、開、東勝軍馬及新附、轉掣官軍悉聽調度。○簡國子祭酒魏觀爲龍南知縣，司樂宋濂爲安遠。

錢鈔

知縣以其議孔子廟堂禮不合。上意亦以考禮稽緩故也。○命鑄洪武通寶鈔。

恭王謬言  
災異聖主  
恭奏祥瑞  
治亂之所  
由分也

十月。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變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諭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没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錢券。



子孫世襲

上嘗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

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涼造官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

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獲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污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旣酬以爵祿，足卽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

是商君未  
能以學道  
振之

只是急于  
發民

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卽  
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獲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  
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  
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  
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勅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  
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先是遣  
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聞者  
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  
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

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滋  
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  
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  
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集于海崖，賴天地之  
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  
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  
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  
動。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  
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者。後裔爾若悖逆  
不吾信。卽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

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  
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  
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  
有加。于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  
文綺幣帛。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